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編輯委員會 編

學苑出版社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

第一輯·民間藝術



華東卷·第四輯  
玖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編委會 編

貴州師範學院內部使用



國朝金陵文鈔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三）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國朝金陵文鈔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三）

（清）陳作霖輯

據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刻本影印

國朝金陵文鈔卷八

管

同字異之上元人  
道光乙酉舉人

五月五日八箴堂小集序

中丞鄧公開府皖上善政齊乎君奭多藝幾如夔豈如瞻宗  
廟肅肅禮樂之陳如觀武庫森森矛戟之列然猶虛以受物  
實能容人好爲一一之聽不拒九九之見由是覽輝鳳下振  
翼鵲起田文眾客各署其能竇融諸子分教以藝幕府人材  
於茲爲盛道光八年夏五月值五日之令節會八箴之新堂  
石榴粲花菖蒲拜竹民登仁壽絲無取乎續命土抱聰明糗  
何遺於益智不觀舟於江口不鑄鏡於江心於是擺落常調  
盤桓佳日分請諸君各輸素藝或文騰藻麗或詩耀葩采或  
師小令於溫韋或仿八分於李蔡或蟲書玉篆撫炎漢太學

之文或工甚善畫奏李唐翰林之技魚魚雅雅麟麟彬彬會  
上媿於蘭亭罰下嗤乎金谷矣夫四美罕具二難尠并七子  
鄭郊之餞僅賦風詩諸人洛水之戲惟談元理何圖今日獲  
逢羣彥超盛軌於南皮邁芳蹤於西邸笑參軍之依蠻府但  
詠姬隅陋詞客之在酒筵惟歌栲栳茲蓋恭遇我公巖巖萬  
仞汪汪千頃夙容司馬之狂不惜蘭奢之喚以故游鱗景附  
逸翮颺起桃李盛於門中芝蘭芳於階下也不然孝標見棄  
僧虔遭嫉樓君卿之輩口舌徒騰谷子雲之流筆札敢出吾  
見景宗在座競病無爭處仲揚推意色空惡而已是知山高  
貨集海深珍聚秦誓美休休有容漢史戒沾沾自喜驟耳溫  
驪多產渥注之澤柴胡桔梗必求梁父之陰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同燭武無能田光況老飲酒則子布在前授簡則相如

居右拆線同歎無復一條之長穿縞徒思終成強弩之末忝  
茲盛會廁彼英流傳觀七寶之鞭甘讓五花之簞欲逃曳白  
姑事研朱上已彈琴聊效序文於韓愈八風獻舞差勝惡狀  
於欽明云爾

繼園記

國家既下江南改黔甯王居爲總督尙書之署東望有高峯  
矗立如屏出乎林際者鍾山也水出後湖西流而環於署側  
者潮溝也稍折而南有水西出與相會而合注於淮者古青  
溪之一曲也兼是三勝雄勝而宏遠於建牙也宜於觀游也  
必爲美而園圍池臺闕於署後匪士庶所得瞻喜事者悵焉  
署之西門有大姓曰李氏自厥祖至於今富三世矣始者其  
尊人南康太守欲於家爲園而不就今其子紉秋兄弟乃繼

爲之凡園爲水者十之一爲石者十之三四爲亭爲臺爲樓  
爲閣者十之四五而爲工幾至於二年城中多勝地而少園  
督署有園而非盡人所得至是園成而觀游之美略備矣於  
是紉秋兄弟飲予而請名予見其前軒春卉條達氣燠以和  
遂名曰芳靄之軒旁建小室啟牖戶以達園曰窺園之室由  
是以入有門焉步曲廊登高樓曰通幽之徑循徑而上有亭  
翼然西城諸峯涵翠而拱埃曰挹翠之亭南嚮之樓背見山  
也曰達觀之樓北嚮之閣山相面也曰屏山之閣南樓之下  
曰綠淨之居池側之齋曰畫舫之齋石之上下復有二亭焉  
高多梅庫際水高曰霏香庠曰斂碧穴垣如月勢置屋三楹  
朱魚出游從容取莊惠濠梁之意曰觀魚之堂凡此者皆園  
之勝境也然要皆繼先志以爲之故合而名曰繼園吾嘗觀

世豪富之家凡有興創父子兄弟輒多同異故聚族也難而保家也不克遠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此雖喻言而周公播爲大誥矣然則李君之事不旣賢乎哉抑予聞之繼其志者不若繼其美之爲尤懿也李氏雖世以富聞而祖父以來多善行鄉黨稱焉戊亥之歲江南大饑君兄弟本先志捐數萬金活疲氓以萬數此其善繼前烈足以風世勵俗而其美豈盡於一園乎仁恕以將之恭儉以持之世世子孫其皆有繼也已

登掃葉樓記

自予歸江甯愛其山川奇勝間嘗與客登石頭厯鍾阜泛舟於後湖南極芙蓉天闕諸峯而北攀燕弔磯以俯觀江流之猛壯以爲江甯奇勝盡於是矣或有邀予登覽者輒厭倦思

舍是而他游而四望有掃葉樓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  
焉辛酉秋金壇王中子訪予於家語及因相攜以往是樓起  
於岑山之巔土石秀潔而旁多大樹山風西來落木齊下堆  
黃疊青豔若綺繡及其上登則近接城市遠挹江島煙村雲  
舍沙鳥風颿幽曠瓌奇畢呈於几席雖鄉之所謂奇勝何以  
加此凡人之情驚遠而遺近蓋遠則其至必難視之先重雖  
無得而不暇知矣近則其至必易視之先輕雖有得而亦不  
暇知矣予之見每自謂差遠流俗顧不知奇境卽在半里外  
至厭倦思欲遠遊則其生平行事之類乎是者可勝計哉雖  
然得王君而予不終誤矣此古人之所以貴益友歟

抱膝軒記

自明祖都江甯而楊吳城濠圍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其

東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青溪一曲者也折而南流  
至柏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關  
與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  
瀚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  
桃杏韭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來雖居城中殆無異於郊  
外予自歸江甯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  
塵埃滲漏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綿蒸炕沾淋顧視無可逃避  
予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間自奉母處妻孥置廚爨  
外了無燕息之所意尙闕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卽第  
二室屏後一楹地葺爲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  
偃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爲地前近市廛後連閭闔而左則  
直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諠嘯雞犬之

鳴吠嘈雜喧闐殆無時不至而當子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人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蓋往往爲所掩也昔諸葛武侯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子旣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間諷書不輟有相問者予將何以答之耶軒旣葺居者一年明年予爲人所招不恆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而記之柏川橋者與予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異或曰其地古屬縣鄉名曰縣鄉營或曰柏川橋北首餘步外其地爲明之東廠至今猶名曰東廠而此地則明之餉營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擬言風俗書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尙忠其敝爲野殷人尙敬其敝爲鬼周人尙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厯厯不爽者我

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

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

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亡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臣觀

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愼臺諫不爭而習於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

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爲今之

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尙眾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旣敝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以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